



鱼 怀 念 北冰洋

なつかしい

张冠仁 著

MISS
MIS

失眠台风夜的寂寞抱枕和热牛奶
3:58AM. 伤心咖啡馆的温情SPA
城市「爱无力症候群」的真正解药
让遥控器缴械投降的爱情故事
——向《Lolita》致意

万卷出版公司

© 张冠仁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鳟鱼怀念北冰洋/张冠仁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9.4

ISBN 978-7-80759-772-8

I. 鳟…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49813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26mm × 185mm

字数: 170千

印张: 8.5

出版时间: 2009年4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冬梅

特约编辑: 应 凡

装帧设计: 居 居

ISBN 978-7-80759-772-8

定 价: 18.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CONTENTS

启	001
序 章	003
肩二章：岛 屿	039
胸三章：故 乡	081
足四章：情 书	127
尾五章：少 女	179
终 章	225
圖	263

启

“在雾气弥漫的午夜，提着一盏油灯，借着它微弱的光亮在路上行走。”这句话是继父说的，我17岁那年的五月。离最后的日子还有三个月。沿着马路边的庭院门口，他坐在藤椅上，闭着眼睛，对我说。

南方非常罕见的白桦树叶被夏日晚风吹得哗哗作响。阳光洒在对面白墙上，投下奇怪的图形，继父藤椅旁蹲了一只虎斑花纹的母猫。之所以那么确定它的性别，因为每天街对面还有一群妇女晒太阳，而它从不上那儿去，它总在继父面前转悠。在这一点上这个星球上的生物都差不多，无论是猫还是人。

母猫从不怕人，它弓着身来回走，懒懒地打个哈欠，大大方方地用后脚搔耳朵。我刚洗完澡，换上丝绸长裙，头发还有点湿，我没有把它扎起来，发梢的水珠午后茶一样搭在我裸露的脖子上，洗完头之后的十五分钟，这是我最喜欢的时刻，如果不算那年七月红勘演唱会看到黄耀明的话。

继父一个人坐在外头，我便跑到外面来晒太阳，在门口我还犹豫了一下，在红鞋子和黑皮鞋之间举棋

不定，最后还是选了红鞋子，装出那种我习以为常的天真神情，看着对面被阳光染成金色的鸽子出神。我很容易看着一成不变的东西发呆：没有树叶的树，锈迹斑斑的西式阳台，被人撕掉一半的啤酒海报，拿白色粉笔写满电话号码的烟纸店门板，用油漆写着姓氏的木头信箱。

继父的喃喃自语——直至多年之后，我才恍然大悟：这是他留给我，最好的礼物。

序 章 CHAPTER

1. 香奈儿5号

“‘胡萝卜写法’是模仿一个叫密尔森特拉西的运河派作家。”钟肯介绍自己的师承，把作家分成运河和信风两种。第一次见他，我就记住他象牙灰色的眼镜框。我还记得，接吻的时候，我小心地把他眼镜摘下来，加西亚·马尔克斯说那是因为我爱上了他，虽然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哥伦比亚在地球上的哪个角落，不过这个南美老头对我整个青春期影响很大。

“……每个人都有特殊的气味，而每一个气味分成前中后三种香调，百分之九十的人只知道自己的主调，他人印象与自我评价都源于此。而中调则是真正决定性的气质，把每个人内心真正恐惧，也就是所谓的‘禁忌’与外在区分开……”

“听上去，你在‘香奈儿5号’上班？”

“如果一定要评选个‘香水之父’的话，我未必会投票给Christin Dior，聚斯金德更有资格一些。”

“他是Dior的父亲？”他没说话。

我又问：“第一个制造香水的？古埃及？”

“不是，他是个作家。”

我停了一下，抬起头，盯着他的眼睛看，“那你

说，我的禁忌是什么呢？”

他只是看着我，眼睛里写着满满的答案。

多年之后，我遇到了一个能看清我前世今生的男人，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我永远记得他蛇一样亮的眼睛。在湄公河附近的一个小镇上，他是镇上的文身师，还兼了祭祀、卜卦等等副职，他光着上身，抚摸着，呢喃道：“苏心，你的前世一定是一头大象。”

我的心猛然一跳，便想起那副象牙灰色的镜框和修长的手指，想起钟肯，想起那一夜Ray Charles的《Georgia on my mind》不断围绕耳际，好像塞了一耳朵的天鹅绒。

“找到属于自己的作家，必然爱上那种气候。”

说这句话的时候，钟肯已经在我的车上了，他吻着我的耳朵，呼出的热气好像夏天的季风。

2. 关于小白兔的冷笑话

我叫苏心，1980年出生，大部分的时候，我的生活就像梅雨季过后邻居拿出来晾晒被单一般乏善可陈。

我和阿肯熬过三个夏天，期间经历了11次撕裂般疼痛的分手，每次说完分手，第一个后悔的总是我。在第四个夏季快要来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一直想测试自己爱一个人能坚持多久，目前为止，你是最佳纪录。”

第一次分手是在我们认识三个星期之后，我受不了他若有似无的轻慢，他的过去经历好像那根吊在我面

前的胡萝卜，我总想去舔到它。可是每次我靠得越近，现实却把我推得更远。一种出于女性的天生忌妒，让我总觉得在我们床上，我们体肤之间还躺着许许多多的女人。只要是我们两人独处，我就偏执得近似发疯地命令他抱住我，我用尽全身力气箍住他，但是在那些皮肤之间细微的空隙里面，在每一寸空气微微流动的地方，我依然能听见那些女人们放荡的笑声。

与隐性情敌的对峙让我陷入了疯狂。那段时间我总是随身带着一把剪刀，不停地绞着自己的头发。朋友们告诉我这样下去不行，因为谁也无法保证，这把剪刀不会在某个闲淡的午后飞到另外一个无辜女人的脸上。

我们好好地谈了一次，也许分手是彼此最好的选择。他默默地点点头，低下头，眨眨眼睛，长长的睫毛交叉了几次。

他刚离开的刹那，我真以为没什么大不了，我如释重负地走出餐厅。以前坐上出租车之后，我总是会伸长脖子去街道上寻找他的身影，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的脑袋好像被安上螺丝一样，我定定地看着司机师傅的后脑勺，我安慰自己，这一局结束了，我才是胜利者。我成功地拎起自己的脑袋从深陷已久的泥潭里拔出来了。

可是，回到家里之后，换了衣服，躺在床上，我看着天花板，无论如何都无法入眠。他睫毛交叉的画面，就像浴室地板上的水迹慢慢涌到我的眼前，挥之不去。躺在双人床上，我想起以前发生的一切。眼泪无声地滑落，我都忘了自己到底有没有把手伸向那个该死的电话机。

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又见面了。

窗外滂沱大雨，我叫了一杯热巧克力，紧紧地抓在手里，等他终于穿着风衣穿过长长走廊走进来，走到我面前，我还没说话，就忍不住地流下眼泪。

他捧着我的脸，帮我擦掉眼泪。

“乖，不要哭了，我给你讲个冷笑话吧。”

无论哪个女人，在这种时候总会点头的。

他开口了：“小白兔蹦蹦跳跳到面包房，问：‘老板，你们有没有一百个小面包啊？’老板：‘啊，真抱歉，没有那么多。’‘这样啊……’小白兔垂头丧气地走了。第二天，小白兔蹦蹦跳跳到面包房：‘老板，有没有一百个小面包啊？’老板：‘对不起，还是没有啊。’‘这样啊……’小白兔又垂头丧气地走了。第三天，小白兔蹦蹦跳跳到面包房：‘老板，有没有一百个小面包啊？’老板高兴地说：‘有了，有了，今天我们有一百个小面包了！’小白兔掏出钱：‘太好了，我买两个！’”

笑话讲完之后，他忍不住哈哈大笑，而我却哭得更厉害了，哭着往他怀里钻，不停地捶打他。

他笑着对我说：“看来，这是我一生里面讲的最失败的笑话了。”

寂寞的冷雨夜，孤单的咖啡馆，打烊的钟点了，除了我们，一个客人都没有，打盹的伙计终于醒过来，他走过来，欠欠身，礼貌地对我说：“小姐，不好意思，我们要打烊了，广播里说晚上可能会有台风。”

“哪怕今天晚上全世界所有的台风、龙卷风、西北风约好了一起来这里，我也不走。”

我躲在他怀里说。

等我有了女儿，等她到了16岁，我一定不会忘记叮嘱她，务必警惕那些男人，尤其是会讲冷笑话的。

3. 三万英尺

岳小开是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念书的时候，我和他关系很不错。后来因为Lucy的缘故，我们走得更近了。

在他大三那年，张国荣离开人世，岳小开明目张胆地模仿Leslie的一切，从外形到性取向，他学得很彻底。

关于岳小开最传奇的一个故事，是他的男友Lucy告诉我的，他告诉我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们居然都好上了。大学毕业的时候，岳小开选择了阿根廷作为卒业旅行的目的地，在岳小开回来的前一天，各大网络媒体纷纷转载一条新闻：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现复活的张国荣的神秘踪迹。网上沸沸扬扬的时候，我想岳小开应该把他脑袋枕在潘帕斯草原三万英尺稀薄的云层上打盹了吧。

4. 224

童年有一幕场景永远会在某个失眠的午夜准时准点把我惊醒，每次惊醒，窗外总是一帘秋雨。

站在巨大无比的红木梳妆镜前，赤裸着上身，镜子里面的自己，胸部可耻地扁平。镜子是复古样式的三棱

三边镜，在镜子的每一边都可以看到自己，而我站在中间，一共可以看到224个无助的自己。

仔细数过。

面对着眼前224个胸部扁平的自己，我只是心虚，却并不害怕。

让我害怕的是那些站在224个自己身后冷笑的人。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背后的人都不尽相同，在我17岁爱上那个男人之前，冷笑的永远是我母亲，当时的她并不像记忆中那么憔悴衰老，恰恰相反，无论在哪个方面，母亲都表现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而镜中的母亲呈现各种姿态，有沉思，有娇嗔，还有生气。不过她永远都在我身后，无一例外。

母亲之后，便是那个男人，镜子中的他非常痛苦，拼命地伸长手臂，张大嘴巴呼喊，像一个在空气里溺水的孩子，又像冬日路灯下狰狞的枯树干，表情狰狞。

再后来，我就不照镜子了。

5. 书店

在英格兰我曾经见过白色罗马柱挂着各种深浅墨绿装饰条的书店，叫做：Henry Sotheran。

走进去，就是一片暖色调，还有好多矮矮的索引柜子，一排排小卡片像白头宫女一样躺在里面，暗无天日千年万世地躺着，只是为了等待一双手把它们打开。

墙上柱子上都挂着画，有林肯的画像，还有杰斐逊

的，其他一些人我就不认识了，边角还有一个奇形怪状的机器，不晓得是做什么用的，我猜大概是装订机吧。

Henry Sotheran是全英国最古老的书店，1761年开业。它的分类很科学，把将近两万册图书分成：古物研究及文学、现代小说、儿童读本、旅游文学、文化及建筑自然历史和田径等等。英国人办事就是井井有条，即便是图书分类这么枯燥的事情，也能像熨衬衫一样平整得严丝合缝。不像阿肯那个笨蛋，就知道把书分成床头、厕所、书架、旅行四类。那些密密麻麻的图书，我看得头疼，要不是在Piccadilly逛街，路过这里，可能我一辈子都不会进来。这里的书以善本、珍藏本居多，一本本像白胡子老爷爷一样立在书架上，严肃得很，一点都不亲切。如果这些东西和我并排放在一起，估计某个笨蛋会扑向它们！嗯！真是一个糟糕无比的联想。

大多数女人的天敌只有漂亮的同类，而我除了要花心思对付她们之外，我还要对抗每个周末都有的足球篮球，对付午后餐桌上打开的奇怪书籍，对付冗长乏味的电影，我真是累得很呢！

我倒是很喜欢这边的木头椅子，刚才有一个1米9的英格兰小伙子把椅子翻了一个个儿，就变成了一架梯子，踩着梯子可以够到那些高耸入云的书架，把那些珍善本请下来。等他走开以后，我蹲下来，研究了椅子很久，还是没弄明白到底是怎么搞的，我沮丧不已，否则回家以后，能自己也做一个。

6. 印度

长期以来我都搞不清楚湿婆和梵天的关系，直到阿肯打了一个比方：

“印度教一共有3亿3000万个神，每一个神都有几万个化身，所以平均下来，比印度人口还多得多。湿婆和梵天，就好像市长和市委书记的关系。因为梵天德高望重资格老，所以梵天一般不说话。一般情况下，大家都听湿婆的。湿婆功能比较多，会跳舞，会画画，更受印度人民的爱戴。”

《Karmasutra》是一部致力于反对禁欲主义的伟大著作，同时也是一部让人不忍释卷百读不厌学以致用的辅导手册。当然了，它存在的意义并非仅仅是一本说明书，一份技术手册。只是在世俗流通的时候，我们往往都过分夸大了副作用，弃它的本意不顾。这就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游戏规则。

7. 汽水瓶盖

在Teenage尾巴上的某一年，我把整个夏天都花在一个叫“汽水瓶盖”的电子游戏上，认识Herb以后，才晓得，很多经典小说里，用这种方式来表现青春期人物的迷茫。

我在上学第一天，就告诉自己，青春期一共15年，不多也不少。可惜自从大学毕业以后，第15个年头永远

都没有来过。

认识Herb之后，我才明白，她就是青春期的最后一年。她比我小整整三岁，她1983年出生，但我们大学一个宿舍。冬天的时候，她经常会钻到我的被子里来，一宿一宿地说话，我们经常换着衣服穿，因为她经常约会的缘故，衣橱里总有一些漂亮衣服。

Herb在高三那年夏天，她疯狂地和一个午夜电台DJ聊天。普通人的夜晚就是他们的黎明。她们一度海誓山盟要私奔，不过在临跨出门的前一秒钟，16岁的她终究比大她十岁的DJ更清醒地收回了脚步。

午夜DJ和交警一样是最寂寞的职业，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看着眼前车水马龙，内心波涛汹涌却无济于事。

Herb念大学的时候就和那些还照时尚杂志罗列的标准去按图索骥找理想男友的怀春少女们迥然不同，对于挑男人，她完全有自己的主见。我现在还记得大二还是大三的某一年，在一个俄罗斯餐厅，她请我吃下午茶，

“你知道么，那些从来没谈过恋爱的老姑娘，简·奥斯丁那样的19世纪老处女都窝在那些时尚杂志社里面写择偶标准。”她点了一份俄罗斯汽水，眨眨眼对我说。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尝试穿淡粉色连衣裙搭配珍珠白耳饰。

她说得一点没错，在这个面馆厨师写专业股评的年代，她说得丝毫不奇怪。

大一的时候，她就不是处女了，她轻描淡写地对我讲，这东西就和出水痘一样，早点对彼此都好。

她还有一句话，直到现在我都记得很清楚，“偶